

当代名家精品·叶辛自选集

闲静河谷的 桃色新闻

叶辛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闲静河谷的 桃色新闻

叶辛著

金熊系列丛书

(黔)新登字 001 号

闲静河谷的桃色新闻
叶 辛/自选集

作 者:叶 辛

责任编辑:莫贵阳

封面设计:林 林

技术设计:王秦生

执行编辑:贾克亚

出版发行: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中国·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1

电话号码:(0851)6829679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排 版:黑马艺术工作室

印 刷:空军西安印刷厂印刷

版 次:199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mm1/32

印 张:14.3125 印张

字 数:350 千字

印 数:1—5000 册

书 号:ISBN7—221—03888—0/I.761

定 价:15.8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贵州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生产科调换)

目 录

1. 闲静河谷的桃色新闻 1
2. 女歌星之家 89
3. 发生在霍家的事 273
4. 靓女廖艳 377

这个电站，藏在深山幽谷里的半坡坡上。抬头，四周全是高耸险峻的大山，青是青、翠是翠的。那些个山头的模样儿，千姿百态，不尽相同，但都呈现出一股气势，一股万峰争秀、雄浑逼人的气势。

一条曲折蜿蜒的河流，落在河谷的深处，奔泻腾跃中泛起的飞珠水沫，远远望去，活象一条萦绕大山的银练。银练拐过一个大弯，陡地坦露出清碧的胸膛，四散淌开去，全聚在一个巨大的卧瓢般的河湾里；随而，又倏地收拢来，以更湍急的势头，齐向河湾湾的喇叭口一头撞去。就在这喇叭口子上，筑起了一座一百六十米高的钢筋混凝土大坝，把急于夺路而下的河水，迎头拦住。

于是乎，巨瓢般的河湾里，形成了一个波平如镜的人工湖。湖里放养了鱼，湖团转的山山岭岭，绿茵茵的草坡，小片小片的树林，玉翠般的岗峦，甚至林子边偶尔探出的机警的麝鹿脑壳，盘绕峰巅飞翔的鸢鹰，全都清晰地映在湖里。

电站的封闭式厂房，就建在拦河大坝的左侧山岭边，不站在恰当的位置，看不出那是安装了两台机组的厂房。远方来客，只能从巍然的大坝和升压站接出来的条条电缆线路，意识到这里是个发电站。

而电站职工的宿舍区和行政办公室，后勤部门，得顺着从厂房铺出来的那条水泥公路，绕一个大圈，走上二十分钟在奇秀的山峰背后，才能找到。

仅看电站的生活区，不论是站在垭口上远眺，还是走近了细观，都会误认为这是僻静山谷里的一个疗养院。耸入半空中的柏树，肃穆的塔形松，道路两边修剪整齐的生篱，前庭后院竹篱笆围起的花圃，

太会使人想到修身养性、安神散心的疗养院了。

走出生活区，顺着一条细沙铺就的盘山坡路，费劲地朝上走四五里地，就能走到砂砾铺的山区公路上。那里，走出垭口约摸二三十步，挂着一块被风雨剥蚀得辨不清面目的木制牌牌，这是长途客车招呼站的标志。

站在牌牌旁，看到长途客车从远远的山路上开来了，招一招手，要是客车空，就能坐上它，开到几十里外的县城去，开到地区所在的那座六万人口的城市去，开到几百里外的繁华的省城去。

这大概就是牙雍水电站和外界唯一的交通了。

水电站总共只有八九十个职工，连家属子女全算在内，登上户口册的，也不过一百四十三个人。象很多纪律严的工厂一样，电站上实行岗位责任制，上下班都有严格的交接手续，容不得半点松懈和疏忽。下班以后，职工们在房前屋后的园子里栽些蔬菜，在离生活区稍远些的半山坡上种点豆子、包谷，勤快的家属，在屋后的院子里搭起小棚棚，喂上一群鸡，喂上一头猪，照着古朴的乡村山寨的习惯，到年终了杀来吃。

除却春夏秋冬、阴晴雨雪这些气候节令上的变化，牙雍电站的生活，今天和昨天一样，明天又同今天一样，平平静静、无波无澜。和城市喧嚣嘈杂的环境比起来、和好些大工厂热闹的生活区比起来，这儿是太安宁、太闲静了。

简直不能设想，电站上会出现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更别说震惊人灵魂的事了。平时，哪家掉了只鸡，哪家喂养的长毛兔跑没了影子，家属婆娘长一声短一声地吆喝着，挨家挨户地来询问，就算是件大事了。每个月里，最热闹的事情，莫过于公家的车子拖来了个个职工有份的营养肉、拖来了新鲜水果喊人去买了。

正因为是这样吧，当厂房里传来试验班长尚茹颖触电身亡的消息时，整个牙雍电站如同发生地震一样喧闹了起来。

电站幼儿园阿姨，家属工梅丽萍象往常一样，接到厂房打上来的电话之后，站在后院坝里，朝着梯坎上头的平房宿舍喊开了：

“裴仁杰，裴技术员，电话，你的电话！”

“来了！”尚茹颖的丈夫裴仁杰，也象平时听到呼喊那样，答应了一声，不慌不忙打开门，穿过院坝，沿着麻石砌的石梯，走了下来。

他正轮到休息班，美美地睡过午觉之后，刚撬开煤火，准备淘米煮晚饭。厂房里打来电话，必定是运行班出了点扯皮事。他是运行技术员，虽然不当班，运行班出了什么事，还得找到他。

他走进娃娃们玩耍的那间屋，拿起搁在桌面上的话筒，平平静静地问：“哪个？”

“裴仁杰吗？”话筒里传来站长侯理民的声音，裴仁杰觉得站长的嗓音有点异样，和以往在话筒里听到的不同。他“嗯”了一声，问：

“站长，有事儿吗？”

“有、有事，裴仁杰。你……嗯……”

站长的吞吞吐吐，逗起了裴仁杰的兴致，他催促着道：

“什么事儿，侯站长，你爽爽快快地讲吧”

“哦，厂房里出了事故……”

“严重的……”

“究竟是怎么回事？”裴仁杰紧张起来。

“触电身亡。”

“是谁，是哪一个？”裴仁杰只觉得浑身毛发竖了起来，他简直是吼叫般喊了起来：“你快说啊，站长！”

“是你的妻子……”

裴仁杰的左手盖没了听筒，站长又说了些什么，他全没有听到。他只是象不相信似地端详着黑色的泛着暗光的话筒，两眼瞪得直勾勾的。

两个好奇的瞅着他打电话的娃儿，跑到梅丽萍的身后躲了起来。梅丽萍也瞪起一双疑惑的眼睛盯着他。

好半天，裴仁杰象想起了啥似地，重又拿起话筒，声嘶力竭地叫着：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这不是真的，不是真的吧……”

他的嚷嚷，把躺在幼儿园床上刚满半岁的儿子康康也吵醒了，康康听到爸爸的声音，“哇”一声哭开了。

三

试验班长触电身亡的消息传开后，人们还没从震惊中醒过神来，又一个骇人听闻的事件发生了。

运行班班长兼技术员康家良疯了。

康家良先是不顾一切地冲上厂房顶的平台，跨上栏杆要往几十丈深的河谷里跳。被一帮工人强行拖回来，拉扯着回到单身宿舍之后，他又要拿起剪刀剪自己的喉管，拿起水果刀捅自己的肚皮。工人们来不及请示，把他五花大绑捆了个结结实实，他还在又跳又蹦地挣扎，嘴巴里哇啦哇啦胡吼乱嚷。一直折腾到黄昏，他象是精疲力尽了，就一头倒在地上，脑壳歪靠着床脚，眼睛翻了白，口吐白沫，一动也不动了。

当天晚上，县医院的医生被请了来。经初步诊断，运行技术员康家良患了神经病。县医院的救护车，在电站四个工人的协助下，把康家良直接送进了省城的精神病医院。精神病医院确诊了康家良的病，把他留在院内进行治疗。

据说，这种突发性的精神病，经过及时诊治，是有可能痊愈的。

四

沉浸在丧妻的哀痛之中，裴仁杰一点没想到追究妻子触电身亡

的根由，猝然而至的打击把他整麻木了。他足足有两天两夜不吃、不睡，光是呆痴痴地坐在床沿上，两眼直勾勾地瞪着，头发从额头上垂披下来，盖住了他消瘦而发育的脸。任何人同他讲话，细声柔气地劝慰他，他都抿紧了嘴不吭气儿。以至半岁多的小娃娃康康，只能由幼儿阿姨梅丽萍代领着，哭闹不休。

牙雍电站的慈悲心肠站长侯理民，神经处于高度的警惕之中。他怕裴仁杰也会象康家良一样，受不了这种刺激，精神在陡然间崩溃而发病。尽管裴仁杰旁若无人地木然呆坐着，他还是派了好几个保卫班工人轮流监护，密切注视着裴仁杰的神情变化。裴仁杰和康家良两个运行技术员扔下的工作侯理民只好暂由自己管理起来。

幸好，两天以后，裴仁杰逐渐恢复了常态。他先把小康康接回家来由自己伴睡，然后就下厂房履行运行技术员的职责了。事实上，侯站长的担心也是多余的，裴仁杰的意志远比脆弱的康家良坚强得多。

恢复常态之后，裴仁杰逐渐听说了妻子触电身亡的事实真相，以及妻子的死和康家良发疯的内在联系。

五

裴仁杰的同学康家良，说起年龄来同裴仁杰只相差几个月，但从外表看来，不论是他那颗大大的头颅，他那副老是垂落到鼻尖上来的眼镜，他那张皮肤粗糙的脸，都让人觉得他要比裴仁杰年长几岁。

可能是由于这些原因吧，康家良不大能讨得姑娘的欢心，几乎没有得到过女性的青睐。他还有一些大年龄姑娘和妙龄女郎们都讨厌的“小毛病”：说话时带着浓重的鼻音，总让人觉得他是伤风感冒了；对一些小事情斤斤计较，哪怕涉及几角、几分钱的小事，他都同样顶真，不肯吃亏。有回电站食堂卖五香茶叶蛋，一斤一般是拾只，他买回宿舍后细细地一点，数来数去只有九只。他端起盛蛋的碗，一路上吵吵嚷嚷地回到食堂，硬要人家给他添一只蛋。伙房的小师傅故意逗他，说一只蛋给他端回宿舍后悄悄吃了。他顿时火冒八丈高，操起鼻

音很重的声气，唯恐满电站人不知道地大闹起来，引得候理民都闻声赶了来。结果把他那九只茶叶蛋搁上秤盘一称，一斤还旺旺的！全电站的人一提起这事，都要苦笑着摇头，顺口道一句：

“这个康家良，唉……”

潜台词可妙着哪！

有哪个姑娘看得上这样的男子汉呢。

相貌看去比他年轻得多，在牙雍电站已属晚婚的裴仁杰，终于把在电力局读试验专科班的尚茹颖盼回来准备结婚时，康家良的对象问题，才稍稍有了点眉目。

那一年，从省电力技工学校分配到牙雍电站六个毕业生，二男四女，其中一个纤小伶俐、相貌白皙俏丽的姑娘华桂丽，分在康家良的班上。

康家良大概听到了些众人的议论，醒悟到了自己的短处，在华桂丽面前，他表现出慷慨的男子汉气概和风度。又加上他那师傅兼班长的特殊地位，他对华桂丽表现出十倍的关心和百倍的殷勤。他竟然成功了！牙雍电站上好些人都记得，他曾兴冲冲而又带点神秘感地低声告诉大伙儿：

“我同华桂丽的事儿，算是有进展了！”

“何以见得？”总是嫌牙雍电站太僻静的年轻小伙，半带妒忌半带好奇地追问。

“她……她接受我送的毛线衣啦！”

不能说康家良的推断是单相思。一个姑娘肯接受男方的不那么一般的礼物，可以说对男方是有点意思的。不过，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恋爱从送礼开始，注定了前景必然是暗淡的。

从那以后，牙雍站的职工看到，康家良和华桂丽是经常在一起了。他们在一起打饭吃，在一起煮单身汉的小伙食，一起去看电影，一起搭上卡车去赶场，甚至一起请假到省城去耍。至于上下班来，他们原本就是一个班的，当然更是在一起了。同时，人们发现，华桂丽身上的时髦衣著，以出奇快的速度在变化翻新。凭她刚走上工作岗位那点

点工资，要应付如此开销，自然是不可能的。

存在决定意识。

他俩之间形影不离的接触，连开初那些固执地认为这一对谈不成的人，也逐渐感到，他们快成了。一些爱嚼嘴嚼舌的小伙，毫无顾忌地说：

“嘿嘿，这一对呀，老早就在一起……”

很突然地，可以说是一点预兆没有，一点风声也不透，厂部来了一纸调令，调华桂丽去省城的供电局工作，连商量的余地也没有。华桂丽显然是有准备的，接到调令后的半天时间里，她办完所有的手续，并且提上那口小巧玲珑的皮箱，捆起她的铺盖卷，搭上电站的卡车，直驰几十里外的县城。在县城，每天有好几班客车，直放省城。

当一些目睹者看到华桂丽随身带走的行李竟然如此之少时，他们预感到，康家良的对象，飞走了。

果然，华桂丽从来不曾对康家良讲起过她的调动，离去的时候，她连一张二指宽的纸条也没给康家良留下。

而她走的时候，是天意呢还是凑巧，康家良恰恰在厂房里值班。

等到康家良下班回来，确信自己受了骗时，就已经初步显露了他遭受刺激后不正常的状态，说话的时候手势对不上话头，唾沫飞溅，跺脚的同时连连晃脑壳。只可惜，那时谁都认为他是一时激动，可以理解。哪个也不曾细究其缘由。

在人们半是奚落、半是同情的指点下，康家良首先打听华桂丽的去向。知道了她调去的单位之后，康家良赶紧给华桂丽写信。在收不到华桂丽回音的情况下，他的书信一封接一封地寄出去。有两天时间，他一共发出了五封信。统统投进了那只棱角上已起锈斑的绿色邮箱里。他完全忘记了，在偏远闭塞的牙雍电站，送信取信的邮递员要隔三天才能来一回。

终于，华桂丽的回信来了。信写得极简单，声明同康家良一刀两断，希望他少罗嗦，不要写那些无聊的信来。

康家良拿着这封信，去找侯站长请假。深表同情的侯站长批了

他三天假。

三天以后，康家良回电站来了，牙雍电站的职工只觉得他神思恍惚，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有几个想开他玩笑、讽刺他几句的人，瞅他那可怜相，也不吭气了。

回电站后不足一个星期，那天一清早，也就是尚茹颖触电身亡的那天清早，他又找侯站长请假去了。

“你不是刚去过省城吗？”侯理民正在洗脸，他边抹着自己略嫌长了点的脸庞，一边不无疑惑地问道。

回电站之后，谁都没听到康家良讲起过他赴省城找华桂丽的情况。一句也没听到。

“我还要去。”康家良见侯站长问他，固执地象表示决心一般说。

“去干啥呢？”侯理民只好公事公办了。

“找华桂丽。”

“上次你没见到她？”

“见到了。”

“你怎么跟她说的？”

“我希望她珍惜我们的感情，希望她……”康家良不自然地舔着嘴唇。

“她不听你的。是吗？”

“嗯。”

“那你能有把握，这次去，她就回心转意了？”

“她绝情绝义，我、我就……”

“你想做出过火的举动吗？”侯理民警觉地问，“那这假更难给你批了。”

“不，不是的，侯站长。”康家良带点结巴地申辩道：“她……她不念感情，这回……这回我、我就同她断绝来往……”

“那还用去干啥呢？”

“我要向她讨还礼物啊！侯站长，这一两年，我送了她六七百块钱东西哪。”

“噢，”侯理民吁了一口气，把毛巾扔进脸盆，心平气和地说：“康家良，你看嘛，前天，你们班两个学徒刚满师请假回去探亲了。你再请假走，值班人员就不够，要挖其他班组的工人来加班。而其他班组也抽不出多余的人来。我看你一定要走，也得缓几天。至于想追回那些财物的事，我觉得，你个人去，也未必追得回来。华桂丽这个人，我也是晓得一点的。。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组织，给她打招呼，更合适些。下个月，我要到省电力局去开会，给供电局领导反映一下……”

也不知康家良觉得侯理民言之有理呢，还是他觉得请假是注定无望了，他嘴巴里哼了一声，转身就离开了站长家。

那天他当班，除神志有点痴呆之外，看不出他有啥格外的异常处。

试验班长尚茹颖根据开出的工作票，在他的班上做例行的试验。照惯例，他得配合试验进行操作。

可以断定，操作的时候，他走了神，竟然会把拉开的电闸，稀里糊涂地合了上去。

正在线路上试验的尚茹颖，被强大的电流击倒在地，顷刻间就变得浑身焦黑、不堪目睹。

重大的死亡事故发生之后，脸变了色的侯理民跑到康家良跟前，猛地拉开了电闸，一反以往菩萨般的和善样儿，指着康家良斥骂道：

“你这个无赖！你是要对尚班长的死负责任的。”

仿佛直到这时候，康家良才明白他闯下什么祸。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的脸因惊骇和恐惧完全扭歪了，眼神怕人极了，仅仅只过了几十秒，他就声嘶力竭的惨叫了一声，推开了站在身旁的侯站长，冲出了厂房，朝厂房顶上不顾一切地跑去。

亏得侯站长察觉到他神态反常，急忙令人追上去拖住了他。要不，他早跳下几十米深的河谷，葬身鱼腹了。

六

当裴仁杰明白了妻子触电身亡的原因时，康家良已成了疯子。

他还能说什么呢？”

追究一个疯子的法律责任，把老同学康家良狠揍一顿，以解他心头之恨？”

他觉得这一切都是很无聊的了。况且，他还有日夜照料儿子小康康的责任，这是多么繁琐而耗费精力的事啊。

尚茹颖在的时候，裴仁杰从来不曾有过这‘感觉’，他只是乐滋滋地享受着当父亲的欢悦。逗逗小康康，把他抱着在房前屋后散步，不时地逗娃娃：“笑一个、笑一个。”尚茹颖忙不过来的时候，才吩咐他洗一洗小康康的尿布。可现在，他的心上时刻挂牵着小康康。得调奶糕给康康吃，得给康康煮鸡蛋，得考虑每一顿给康康吃多少，得观察康康的大便。夜深人静，他会惊醒过来，伸手摸一摸身边，康康是不是踢掉了被子、是不是尿床了。一旦康康哭嚷起来，裴仁杰简直是一筹莫展，发怒也不是，哄也不是。他更担忧的是康康生病。稍有点伤风感冒，他就把康康往医务室抱，整天整夜的处于六神无主的状态。孩子虽然只有半岁，话也不会讲，可似乎也已经感觉到生活中缺少了最主要的依赖，开头半个月里，哭闹得特别凶，吃和睡都不正常。

康康瘦了。

裴仁杰也瘦了。岂止是瘦，他的眼窝凹下去，头发足有寸多长，形容憔悴，忧悒寡欢。很自然的，他也不可能集中精力工作，更别提他那电站遥控管理的计划了。尚茹颖在世的时候，主动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事。除却上班，裴仁杰可以腾出好些业余时间钻研电站的荧光屏遥控管理。他经常对尚茹颖说：“遥控管理搞成了，住在城里，坐在电视机荧光屏跟前，就能按电钮操作，该有多好啊！深山老沟、偏僻峡谷里的电站上，再不需要这么多人一年四季守着厂房了。我们都可以搬进省城去。”可这会儿，他所有的精力都用来打发日子了。还谈啥钻

研呢。

幸好电站幼儿园阿姨梅丽萍，经常帮助他照顾康康，否则的话，他连正常的工作都应付不了。

“小康康今天有点拉稀，给他吃得清淡些。”

“这娃儿今天不吃东西，光是睡，我已经抱他去医务室看过了。”

“记着，今晚八点，给康康吃一次药。”

……

天天下班以后去接康康，梅丽萍总有类似的话叮嘱裴仁杰。好象看出了裴仁杰的紧张和不适应，梅丽萍还主动提出：

“每天下班以后，你先回家做完家务，再来接康康吧。要不，接了康康回去你会忙得晕头转向。”

“那怎么可以，这些天我已经接晚了。瞧，就剩康康一个了。”

“没得关系。反正我只是一个人，早点晚点都不要紧。”

裴仁杰从心底里感激梅丽萍对康康的额外照顾。他照着梅丽萍的建议做了，下班回到家里，先撬火，给康康蒸上鸡蛋，调好奶糕，做完一些琐碎而必须干的事，诸如搓衣服、冲煤、扫地之类的，然后才去接康康回来。

“哎呀，你也真够辛苦的。”梅丽萍经常充满同情地对他说。

有一天，都快下班了，操作上出了点故障，裴仁杰排除故障赶回宿舍区来，牙雍河谷里已是黢黑的一片，宿舍区的路灯都已亮了。看看表，比平时接康康的时间还要晚一个半小时，裴仁杰不好意思地赶到幼儿园。幼儿园三间房子的灯光全熄了，门紧闭着。

“康康，康康！裴仁杰急促地喊几声，没人回答。他略一思忖，就找到梅丽萍的住处去。

梅丽萍的哥哥梅子兴是主管后勤的副站长，侯理民的得力助手。嫂子龚亚贞是电站仓库的管理员。梅丽萍这个单身妹子和嫂嫂的关系紧张，没有住在哥嫂家里，但她又不是正式职工，只好住在离仓库不远的一小间屋子里。”

屋子背静，连裴仁杰这个老职工也几乎不曾走近过这个仓库背

后的角落。一绕过仓库的山墙，裴仁杰就听到梅丽萍逗康康的声音：

“乖乖，阿姨一会儿就来，你在床上躺一会，摇摇铃铛敲敲鼓，拍拍小手唱唱歌，乖乖……”

裴仁杰走到小屋跟前去。门敞开着，一缕灯光从门洞里泻出来，裴仁杰往里一望，只见康康乐得在床上踢蹬两只小腿，手里摇着铃铛，嘴里还“依依呀呀”地叫。裴仁杰放心地吁了一口，放声喊道：

“康康！”

“哎呀，康康，你爸爸来了！快喊爸爸进来，快喊呀！”裴仁杰听到梅丽萍兴奋地喊起来：“裴技术员，你进来吧。”

裴仁杰直奔床边，俯身端详孩子的时候，他一转脸，不由得楞住了。

梅丽萍穿着一件贴身的乳裙，裸露着两条光光的手臂，俯首在方凳上的脸盆里洗头发。

裴仁杰连忙把眼光收回来，带点惶悚地去抱小康康。

“你怎么来得这样晚？”梅丽萍问。

“操作上出了故障。真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要加班呢。就把小康康抱回来了。”

裴仁杰抱起了儿子，神态坦然些了，解释似地道：

“真麻烦你了。这一故障是事前不曾料到的。”

“嗯。”梅丽萍抓过一条干毛巾，拢住自己的头发拭搓着，直起身子来，面对着裴仁杰，她的乳裙小褂紧紧地裹着上身，一对乳房胀鼓鼓地耸了起来。

裴仁杰两眼瞅着小康康，托起儿子的左手：“给梅阿姨再见！”

“咋个，不坐一会儿了？”梅丽萍把干毛巾随便一扔，走近裴仁杰身旁，两眼灼灼地瞅着他说：“下班都这么晚了，你回去还要忙。不嫌弃的话，就在我这儿随便吃点吧。来康康，阿姨抱。”

梅丽萍清脆地拍了两下巴掌。

康康和阿姨搞得熟了，张开两条手臂就要俯到梅丽萍身上去。

裴仁杰紧抱着康康，委婉地辞谢道：“不麻烦阿姨了，康康，我们

回家吧。”

康康没达到目的，“哇”一声哭起来了。

裴仁杰又狼狈又恼火。

梅丽萍愤怒地瞪了裴仁杰一眼，说：“瞧你，一点儿不爽快，把娃娃都逗哭了。说在这儿吃就在这儿吃了嘛！”说罢，不由分说地抓住了裴仁杰的手腕。

裴仁杰正色道：“梅阿姨，不能再麻烦你。在这里一坐，回家去康康睡觉就太晚了。不是你关照的嘛，要让他按时睡。康康，不要哭了，跟阿姨再见！”

梅丽萍不再坚持了，她把脸凑上来，贴着康康的脸说：“康康，不哭了，不哭了，阿姨喜欢，明天抱你看雀儿飞。”

这一着果然灵，康康真的不哭了。梅丽萍一手搭着裴仁杰的肩，踮起脚跟，在康康的脸上响亮地接了个吻，又招招手说：

“康康再见！”

康康把把小手摇了起来。

裴仁杰朝门外走去的时候，感觉到梅丽萍的手臂始终扶着自己的腰肢。

她凑近康康的时候，刚洗过的湿漉漉的发香和年轻女人肉体上那温馨的气息，久久地留在裴仁杰的嗅觉里。

这天夜里，运行技术员裴仁杰失眠了。

七

梅丽萍是牙雍电站上逗起话题的人物。只因为电站上就那么些人，讲来讲去，翻过来倒过去就那么句话，人们都讲腻烦了，关于她的话题才自然而然平息下去。再一条，她当上了幼儿园阿姨，而牙雍电站有一半职工是青年男女，他们都正在谈恋爱或准备谈恋爱，有几对年长些的，有的已生下了孩子，有的也在婚后不多久即怀了孕。现在都是独生子女，人称“金娃娃”哪个父母不为子女的各方面着想周到